鸳鸯被现代人误读

两汉魏晋时鸳鸯象征兄弟情

鸳鸯，现代人都把它视为爱情的象征，但在古代，鸳鸯的象征意义并不局限于此。它有时象征夫妻，有时象征兄弟、朋友，甚至有时是艳妓的代称。而在两汉至魏晋期间，人们只把鸳鸯视为兄弟和好友的象征。

西周青铜鸳鸯尊

唐代鸿雁鸳鸯镜

唐代鸳鸯莲瓣纹金碗

被现代人误读的鸳鸯

崇尚自然的中国人，喜欢以物喻人，托物言志，寄情于物，凡欲有所表达，皆以写物为手段，文学家如此，艺术家也是如此。于是诗词歌赋意象纷呈，艺术品上纹样无数，无论天地乾坤、山水木石、飞禽走兽……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，以意会之，方能领悟其中的奥妙。

文学、艺术作品中各种自然物的象征意义，有的是单一的，大部分是复杂的。有时因地域不同、文化背景不同，人们对同一物象有不同的解读，如“南人喜鹊而恶乌，北人喜乌而恶鹊”等。有时因时代不同，物象的含义也不同，如果对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了解，很容易产生误解，如本文要探讨的鸳鸯，其含义就经常被现代人“误读”。

《诗经》中的《鸳鸯》是一首贺新婚诗

如果设一道问答题，内容是：古代文学、艺术作品中的鸳鸯象征什么？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作答：象征夫妻相亲相爱、白头偕老。乍一看，这答案似乎是正确的，但如果从“历史”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，就会发现不能如此简单回答。实际上，鸳鸯的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，不能在“鸳鸯”与“夫妻”之间画等号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鸳鸯有不同的含义，有时比喻恩爱夫妻，有时代表兄弟手足之情，有时象征君子、贤者，有时甚至是艳妓的代称。魏晋以后，鸳鸯的象征意义才逐渐趋向单一，基本定格在“夫妻爱情”上。

有学者认为，鸳鸯作为爱情的象征只是一种晚出的文化意蕴，这种观点也有失偏颇。虽然鸳鸯的象征意义在魏晋以后才基本定格在“夫妻爱情”上，但并不意味着鸳鸯象征爱情是“晚出”的。恰恰相反，在文学史上鸳鸯最“原始”的意象就是夫妻。史上最早出现鸳鸯意象的文学作品是《诗经》，其中《诗经·小雅》中有两首诗都以鸳鸯比喻夫妻。第一首名为《鸳鸯》，是一首贺贵族新婚诗，此诗一、二章均以鸳鸯起兴（“鸳鸯于飞，毕之罗之”、“鸳鸯在梁，戢其左翼”），象征夫妇成双成对，相濡以沫，忠贞不渝。第二首名为《白华》，是一首贵族弃妇怨诗，诗中第七章用“鸳鸯在梁，戢其左翼”反兴“之子无良，二三其德”，也是以鸳鸯比喻恩爱夫妻。

鸳鸯一雄一雌 喻兄弟情让人费解

两汉以后，文学作品中的鸳鸯才转向比喻兄弟及贤者，从象征异性之爱变成代表同性之间的手足之情及互相倾慕、互相挂念之情。如《文选》中辑录的《苏武李陵赠答诗》，其中有“昔为鸳和鸯，今为参与商”两句，描写苏武与李陵之间的友情。三国魏曹植的《释思赋》，则以“乐鸳鸯之同池，羡比翼之共林”之句比喻兄弟之情；另一首《赠王粲》诗，用“中有孤鸳鸯，哀鸣求匹俦”比喻王粲怀才不遇，急求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三国魏嵇康的《四言赠兄秀才入军》诗开篇即曰：“鸳鸯于飞，肃肃其羽。朝游高原，夕宿兰渚。邕邕和鸣，顾眄俦侣。俛仰慷慨，优游容与。”用“鸳鸯于飞”比喻自己和兄长过去的优游生活，惜别之情溢于言表。晋人郑丰有《答陆士龙》诗四首，第一首名为《鸳鸯》，诗序说：“鸳鸯，美贤也。有贤乾二人，双飞东岳。”诗中的“鸳鸯”，是比喻陆云、陆机兄弟。这种文化现象，从两汉一直持续到魏晋，达数百年之久。按常理，鸳鸯为雌雄形影不离的“匹鸟”，“人得其一，则一思而死”，用于比喻男女之情，十分恰当，而两汉魏晋人偏偏喜用鸳鸯表达同性之“恋”，个中原因，至今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魏晋以后，风气又变，鸳鸯的意象，又重新回归到“传统”文化意蕴。促成这次回归的原因，《诗经》已有先例是其一，而更重要的是一些民间传说的广泛传播。晋人干宝的《搜神记》，有一篇名为《韩凭妻》，讲述了韩凭与妻子何氏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，他们死后，其“精魂”化为鸳鸯，栖息于墓旁两棵根枝交错的大树上，“晨夕不去，交颈悲鸣，音声感人”。类似的民间传说还有“怨哥”和“映妹”的故事等，其结局大抵都是双双化为鸳鸯。后来，很多文人又用诗歌来表达这些传说，使鸳鸯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爱情象征。至唐代，诗歌中的鸳鸯意象，几乎是清一色的“夫妻”。如卢照邻的“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”，李白的“七十紫鸳鸯，双双戏亭幽”，杜甫的“合昏尚知时，鸳鸯不独宿”等。诗人崔珏因三首《和友人鸳鸯之什》诗而名声大噪，被时人称为“崔鸳鸯”。此后，鸳鸯的象征意义，便基本固定下来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唐代艺术品大量涌现鸳鸯纹

艺术品中的鸳鸯纹，其象征意义的变化和文学的意象变化基本同步，但早期的脉络并不清晰。我国最早的鸳鸯纹，出现在西周时期。镇江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鸳鸯尊，造型写实逼真，形制十分罕见。春秋战国时的鸳鸯纹器物，有江陵雨台山427号墓出土的彩绘鸳鸯纹木雕漆豆等。两汉时期的鸳鸯纹器物，有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西汉鸳鸯形铜镇、西汉鸳鸯杖头铜饰等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鸳鸯纹器物也不多见，但据诗文所述，当时已有鸳鸯纹卧具，如南朝梁简文帝《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》一诗称：“衣裁合欢襜，文作鸳鸯连。”由于可资参考的实物太少，唐以前艺术品的鸳鸯纹的象征意义还有待研究。

鸳鸯纹的大量涌现是从唐代开始。唐代艺术品的鸳鸯纹，不仅出现在金银器上，还出现在铜器、丝织品等上面。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鸳鸯莲瓣纹刻花金碗，是迄今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中最富丽堂皇的作品。唐代还流行鸳鸯纹镜，大多制作精美，纹饰生动。宋以后，鸳鸯纹又大量出现在绘画、瓷器、玉器、家具等上面，成为百姓最喜爱的吉祥纹饰之一，鸳鸯被、鸳鸯枕等成为新婚必备的用品，反映了人们对幸福婚姻的追求。此外，年轻人常将绣有鸳鸯图案的物品，送给喜欢的人表达爱意。

明清时期以鸳鸯为题材的纹饰，形式多样，寓意丰富多彩。如鸳鸯和桂花的组合，称为“鸳鸯贵子”，用于祝贺新人婚姻美满，早生贵子；绘有鸳鸯和长春花的，称为“鸳鸯长乐”；绘有鸳鸯在荷花池中顾盼游戏的，称为“鸳鸯戏荷”。绘有这些吉祥图的物品，多用于祝贺新婚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

长篇连载

商丘风情

■刘秀森

23 舅舅的棍子(3)

大毛媳妇和二毛媳妇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，大毛和二毛各人附和各人的妻子，吵得不可开交。

杨明德见他们吵成了一锅粥，怒冲冲抓起棍子，在案板上猛地一摔：“够了！”两眼瞪得溜圆。“吵！吵！还有脸吵！知道丢人几个钱斤不？”

妯娌俩立即哑火，都不敢说话了。

杨明德不好意思骂外甥媳妇，就望着两个外甥：“‘就是’、‘就是’，恁俩除了这两个字，还会说别的不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应该拿得起放得下。看看恁俩，都跟摔不烂的毡帽子样！三脚踩不出个屁来，有啥龟孙出息？”

大毛和二毛头低得像霜打的茄子。

在杨明德训斥大毛和二毛的同时，双喜导演的好戏在大门外开演了。

一群孩子在双喜的唆使下，不知从哪里忽然跑了出来，堵住大毛家的大门嚎唱起了一首传统儿歌来：“小麻嘎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不要娘，把娘送到高山上。烙油饼，蘸沙糖，媳妇媳妇你先尝！”唱了一遍又一遍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唱得大毛和二毛头皮发麻。

大毛媳妇忽地站了起来，两步走到屋门外，朝孩子们大喊：“谁再唱，我撕烂他的嘴！”孩子们都吓得“轰”一声跑了。

杨明德命令大毛媳妇：“回来，坐下。”接着问大毛二毛：“外边的孩子唱的啥，听见没有？”

大毛二毛都把头埋到了两个膝盖中间，一声不吭。

杨明德教训他们说：“老鸹还知道反哺嘞，羊羔儿还知道跪母嘞，恁俩连老鸹和羊羔儿都不如！”接着说，“恁俩从小就没了爹，恁娘又当爹又当娘，是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恁俩拉巴大呀！歉年的时候，她要饭拉巴着恁俩，哪怕她饿着，也不肯饿着了恁俩。有人劝恁娘把恁俩给人家，恁娘怕恁俩受屈，舍不得；有人劝她再迈个门槛儿（再改嫁一家），恁娘怕恁俩吃后爹的亏，也不肯。她是一心为了恁俩呀！啊，恁俩倒好，恁娘把恁俩拉巴大了，娶了媳妇，有了孩子，就把恁娘忘了！好好思思想想，恁做的这叫啥事儿！恁俩走过去，别说大人，连小孩儿都捣恁的脊背骨，恁都看不见、也听不见吗？常言说‘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’，恁俩的脸皮都不是肉的？”

大毛媳妇和二毛媳妇都知道，杨明德虽然骂的是大毛和二毛，实际上把她俩也捎着呢。两人都气呼呼的，不敢言语，单等着舅舅走了再拿他俩出气。

“都说说，以后咋办！”杨明德命令他们。

大毛两口和二毛两口都不说话。

杨明德瞅了大毛一眼，说：“俗话说‘老大领住头，老二不发愁’。你是老大，你先说。”

大毛想说以后带头孝顺母亲，但怕媳妇不同意，先偷偷望了一眼媳妇，见媳妇正用眼瞪着他，又把话咽了回去，仍然缩着脖子，低着头。

杨明德见大毛不敢开口，向二毛说：“他不说你说！”

二毛望望媳妇的脸色，也不敢开口。

杨明德怒火中烧，伸手抄起了棍子，要不是魏老罐向他讲了那一番道理和姐姐对他担心的嘱咐，他就朝大毛二毛打了下去。但想起魏老罐讲的道理和姐姐的嘱咐，觉得不能打。想起他出草庵时向姐姐的约定，为了让大门口的姐姐能听见，大吼道：“都成哑巴了？我用棍狠打恁个龟孙，看能打开恁的口不！”说着便高高地举起了棍子。

“不能打！不能打啊！”外边传来了毛他娘的高喊声。

杨明德向门口望着，高高举起的棍子停在了空中。

毛他娘慌里慌张地跑进屋来。

杨明德故意向姐姐说：“姐呀，到啥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俩？”

毛他娘心疼地说：“他俩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！从小到大，我都没舍得招过他俩一指头。你也不能打他俩！”说着便夺下了杨明德手中的棍子。

杨明德望着外甥和外甥媳妇，说：“看见没有？恁娘就是这样心疼恁啊！恁疼她像这一半儿中不？”又回头望着毛他娘说：“姐啊，我该说你还没说你嘞。”又深深叹了一口气，“唉……让我咋说你好呢？那一年，我给你捎回来那张‘花纸’，明明白白对你说那是张银票，拿到归德府银行里就能兑三百块大洋！你早就该拿出来，到城里兑了银元给他兄弟俩分了。可你总是放得严严实实，不往外拿，也不让他兄弟俩知道。三百块大洋啊！兑了盖几间瓦房也用不完啊！你打算带到坟墓里去吗？”

大毛夫妇和二毛夫妇听了，都突然惊呆了。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，好像在听天书。

毛他娘一听，突然懵了，心想，这是哪儿的事啊？便问：“啥‘花纸’？” （175）